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短篇小说选

1918—1949

第一卷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短篇小说选

1918—1949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C 三 厂 印 刷

字数 46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frac{5}{8}$ 插页 2

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931

定价 1.90 元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出版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编选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文学的短篇作品。

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和主要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的我国古代文学不同，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新经济和新政治的东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原先的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勃兴。与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出现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提倡“新文体”为主要内容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则是这种经济、政治变革在文学领域里的最初反映，产生了许多对外抵御国际列强的侵略，对内“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的作品。当时的政治上和文学上的革新活动，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特别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态度上，要比资产阶级改良派急进；但对于文学上的改革，反而不如改良派重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密统治

下，得不到健全发展的机会，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并且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改良派成了顽固的保皇派。革命派固然渴望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却没有彻底革命的要求和力量；他们领导下的民主革命虽然给予封建制度封建意识形态以冲击，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这些弱点，同样清楚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随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风行一时的文学改良运动也就偃旗息鼓，退出文坛了。不仅没有触动封建文学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文学革新声浪中出现的“谴责小说”堕落为宣扬罪恶、进行人身诽谤的“黑幕小说”，以近代欧美话剧为蓝本的“文明新戏”，也弥漫着腐朽的封建意识和恶浊的小市民趣味——失却了原先的战斗色彩，与封建文学合流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帝国主义各国忙于重新瓜分世界、自顾不暇之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多的增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相应的发展，民主革命的要求也有了新的高涨。本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成长，不只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来的，而且是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而且，无产阶级除了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反帝反封建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到了这时，连续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旧时代的终结，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的开端。这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则是有力的鼓舞。随即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又给了无

产阶级以理论上的武装，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又给它指明了履行这个神圣职责的道路。从此，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正是这样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反映，并且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发生一齐发展起来的。新文学的出现，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篇章。

现代中国的新经济新政治，和革命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新文学的民主主义性质；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使新文学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新文学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类型的民主主义文学。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历史时期里的新文化的著名论断，新文学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并且“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这种文学，完全不同于古代文学，而且具有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所不能比拟的战斗锋芒和革命内容。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表现出勇敢的、独立的创新精神。他们把自己所提倡的，称为“新文学”，使之与历来的文学明确地区别开来。他们斥责旧文学雕琢艰涩，无病呻吟，是“贵族的文学”“非人的文学”，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的“瞒和骗的文艺”，并且宣告这些都在打倒之列。他们提倡“国语的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社会写实的文学”，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新文学作品，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以比较明

白易懂的艺术体裁和手法，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触及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课题的鲜明特点。许多作品还因此被人称为“问题小说”“社会剧”和“乡土文学”。即使在一些以“表现自我”相标榜的创作中，发出的也常常是与广大群众一致的对于黑暗现实的抗议，或者对于理想世界的呼唤。这些主张和创作的具体内容和倾向，并不完全一样，反映了不同阶级、派别的愿望和态度；但也有基本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在政治上贯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要求，在文学思想上针对旧文学在僵死的封建教条的桎梏下，由于远离生活和人民，而日趋枯萎凋零的状况，着重提倡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为更多的人所享有。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革新，一场卓有成效的现代化运动。这里所说的“新”和“现代化”，都不只是单纯地标明先后顺序的时间概念，而是具有政治、社会观点与文学观念上丰富而且明确的含义。唯其如此，这场革命才使文学的性质和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结束了我国文学长期停滞于封建的闭塞落后状态的阶段（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企图突破这种状态，但是没有成功），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进步文学革命文学的潮流中。

二

五四文学革命所掀起的历史性变化，在新文学创作中得到生动鲜明的反映。

新文学作家在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和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好的传统的基础上，对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创新。他们采用比较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替代已经僵化了的文言文，作为

文学作品的表达工具，逐步实现“言文一致”，并且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他们推崇一向受到人民群众欢迎而为正统的封建文人排斥的小说戏剧，把两者和诗歌散文一起，列为主要的文学体裁。新文学作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与传统文学很不相同的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陆续地创造了为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中篇小说、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还相应地创造了在传统文学中未曾见过的新颖的格式和手法。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以郭沫若的新诗为代表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将文学史上两种主要的创作方法，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有些作家，还对别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作了探索。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而且归根到底，总是和社会历史的步伐以及文学的进程基本一致的。为了使文学作品能够更好地反映现代社会日新月异、错综复杂的生活现实，特别是正面地、迅速地表现人民群众大规模的革命斗争，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新文学作家在这些方面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他们的艺术实践，对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这时已经显得陈旧落后或者单调贫乏的形式和手法，作了革新或者丰富，使中国文学的面貌因此焕然一新。

文学创作的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于出现了新的内容：包括作品的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等。由于新文学队伍包括了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多种社会成份，他们不同的思想感情、认识水平和政治倾向，决定了各自作品的不同内容。而且，从初期的新文学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工农兵方向的实践，创作面貌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整个说来，新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中国

的社会现实；取代了封建时代文学中常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普通的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大量地进入文学作品。其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呻吟、觉醒和反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前赴后继的战斗历程，构成了新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接受了近代民主主义思潮或者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洗礼的新的知识分子，作为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分子，成了新文学作品常见的形象。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取材于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和中间阶层的市民生活的作品，占了绝对的优势。稍后，备受蹂躏，终于奋起抗争，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民，作为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开始成为新文学作品重要的主人——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尤其是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推动，农民的命运越来越吸引作家的关切。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志士仁人，作为革命的领导和组织者，他们的形象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产业工人、城市贫民和其他劳动者，也开始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为历来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家忽略和不屑一顾的底层人民，在新文学作品中逐渐得到了注意。从人的价值的发现，到阶级意识的觉醒；从个性解放、妇女、儿童、青年的解放，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整个社会和民族的解放；从个人的自发的挣扎，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自觉斗争，到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人民战争；从一般地宣传“劳工神圣”，同情劳动人民，到歌颂工农群众是生活的主人、革命的主力；和对于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交织在一起的对于社会主义前景的向往；在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同时，为向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这些都象一条条殷红的思想线索，贯串于前

后三十年间的许多新文学作品，越到后来，越是鲜明突出。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文学，都有自己着重表现的生活内容、人物类别、思想主题。上述种种，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征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都是传统文学从来没有过的，而由新文学创作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增添的新的贡献。

鲁迅把自己最初的小说比喻为激励革命的先驱者勇猛前进的几声“呐喊”，后来又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听从革命将令的“遵命文学”。他在谈到别人的作品时，还强调说：“文学是战斗的！”这位新文学的奠基者不只是概括他自己和个别人的创作经验，而是指出了新文学的基本倾向和宝贵传统。“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整个社会，一直处于革命的急风暴雨之中。作为新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新文学，和这场革命自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充分发挥了服从革命的需要、为革命服务的社会功能。从整体而言，新文学不只是为现代中国的人民生活 and 革命斗争，描绘了壮丽的历史画卷，还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不只具有认识生活的作用和给人以艺术享受，而且对于人民群众推翻旧社会、创造新天地的革命活动，对于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都有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多少作品，激起过读者和观众对于旧制度的怀疑、愤懑和反抗，鼓舞他们对于新世界的向往、热爱和追求。有些作品，还直接指引人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的作家，为了革命的文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学从来是从属于政治的，古今中外各种优秀的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人类的进步活动联系在一起。恩格斯就例举过：“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

《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在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中，还流行过“于时政，严加纠弹”的作品。然而，象新文学这样自觉这样紧密地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并且为革命建立了如此卓著的功绩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即使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现代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前后不过三十年时间；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由于新文学创作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都进行了独特的创造，具有新的面貌、新的精神、新的政治倾向，取得了新的成就；因此，已经完全不同于历来的作品。新文学运动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在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三

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前面提及的性质和特征。可是，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个体，而是由一些不同的成份组合的。它的共同的性质和特征，是通过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各自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阶级构成，决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主要包括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力量。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学见解、艺术趣味和创作实践有所不同，尤其是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和态度各不相同。这些区别，都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反映在各自的

主张和创作中。每个阶级，都要根据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每个阶级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文学，以便以文学为主要手段，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在新文学内部，同时又充满了斗争，和由于这些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

在最初的新文学创作中，很难看到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甚至在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有些作品也还夹杂着一些其他阶级的思想意识。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的普遍出现，应该说是稍后的事。由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主要是以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表现社会生活，着重反映工农群众的革命活动，毫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以及热情地表达社会主义理想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阶级特点的。他们的作品，是新文学创作中富有革命精神和思想光彩的部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更有许多优秀之作。无产阶级不仅是新文学的参加者，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它的主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历史趋势；整个新文学虽然就其性质来说仍然是民主主义的，但既不同于晚清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也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却与社会主义文学有着血缘的联系的基本事实——这些，都是新文学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展成长起来的最好证据。

小资产阶级作家是新文学队伍的主要成份。新文学的很多主张和作品，深浅不等地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印记。新文学的许多优点和弱点、成就和不足，也往往和小资产阶级本身的特点有关。他们作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具有很大的革命热情。

其中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以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邪恶势力的憎恨和控诉，对于劳动人民与所有受欺凌被迫害者的关切和同情，增强了新文学创作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色彩。应该充分肯定他们对于新文学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不过，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中间的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力量，立场观点是很不稳定的。他们自身存在着不少弱点，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常常表现出忽而狂热盲动，忽而消沉颓唐的不健康情绪。无产阶级对于新文学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争取到自己一边，团结改造他们。事实一再证明：小资产阶级作家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影响下，才能逐步克服自己的弱点，写出好的作品。其中有些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作家，增强了无产阶级在新文学中的力量和地位。这时，他们的创作内容和倾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新文学队伍中，资产阶级作家为数不多。一般说来，他们在作品中也表达了对旧中国的不满，但往往用一种温和的笔调描绘社会生活，有意无意地回避开尖锐的社会矛盾；即使写到劳动人民的不幸，不是怀着怜悯，就是出于猎奇，缺少愤怒和抗议。比起思想内容来，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更看重艺术技巧的推敲，但并没有因此写出特别成功的作品。和他们在政治上、在文化思想的其他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文学方面也没有多大的成就。他们是一个富有妥协性的阶级。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还经常倒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造成新文学队伍的分裂。那时，他们写出来的作品，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仍然和一般的新文学作品一样，就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

而言，往往违背了他们自己也曾经赞同过的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不过，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于新文学的客观影响，要大于他们在新文学队伍中所占有的实际比重。这是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在世界文学中形成了巨大的传统力量，不少新文学作家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还分辨不清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区别；因而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这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尤为普遍；这种影响，对于新文学的发展，主要起了消极的作用。无产阶级只有不断削弱、消除资产阶级的影响，才能确立和加强对于新文学的领导。

新文学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既有基本一致的政治性质和艺术特色，相互之间又有不少差别，还常常形成矛盾。无产阶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中间，各人的情况和道路也很不相同。不少作家前后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从保守走向进步，有的从前进趋向反动。新文学是在这些差别、矛盾的演化、斗争中，和由此而来的队伍的组合和分化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

四

同样的，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是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但它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过程。它的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它的各种革新，也并不是在它诞生的第一天就什么都具备了、完成了，而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备和明确起来的。

就以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为例。新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

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运动，它的新型的民主主义性质，都决定了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是它的根本要求。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的主张和创作，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要求。他们为此作出了努力，也取得了初步成绩，改变了旧文学严重脱离人民的局面。可是，最初的新文学作家，并没有很好认识到革命已经进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历史阶段，工人农民是人民的主体。新文学运动也没有真正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虽然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当时所理解的“平民”，基本上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出现了歌颂“劳工神圣”的作品，主要也是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眼光，去同情和赞美劳动者，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历史的创造者。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一部分关心文化事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开始感觉到新文学运动的这种不足。他们提倡“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作品，号召作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等，就是为了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但是，由于所处的客观环境和作家的主观认识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些。

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目击了觉醒的工人农民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革命作家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工农群众的力量，都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决心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在三十年代形成浩大声势的左翼文学运动，与当时正在广阔的地域蓬勃展开的土地革命遥相呼应，并且成为世界各国相继出现的“红色的三十年代”文学的重要部分。以农民工人和革命者为主人翁，以群众性的革

命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据了比较突出的位置。文学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方面，有了新的进展。不过，请如在这个运动的倡导时期流行一时的“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歪曲工人农民的形象，又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多次展开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通俗文艺作品的提倡和尝试，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在文学与工人农民之间仍然存在距离和隔阂。国民党政权严禁革命作家接近工农群众，不准工人农民接触革命文学，又在客观上设置重重障碍。当时，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地区，文学配合革命战争，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可是动荡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影响了革命文学的发展（当时创作的作品，以戏剧、诗歌和通讯报告为主，但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就整个新文学运动而言，要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要求文学从城市的狭小圈子走向广大农村，深入穷乡僻壤，充分发挥宣传鼓动的作用。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也为文学与群众的接近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提出，大批小型的通俗作品的涌现，对于农民熟悉和喜爱的旧形式的采用和改造等，使文学作品的对象范围有了一些扩大。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顽固派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没有多久，进步的文学活动受到各种限制，失去了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机会；有些作家，也重新回到个人的小天地。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与工人农民的结合，得到热情鼓励，并且为之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因而取得了更多的成绩。但是作家来到

根据地，并不意味着就自然而然地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作家对周围的群众不熟，不懂，与他们格格不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等现象。在创作中也存在着“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病。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尤其是在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妨碍文学与人民群众结合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本身的主观因素。

在一九四二年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指出工人农民是人民的主体、革命的主力，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主要就是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他总结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强调“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做到“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向革命作家提出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迫切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思想，后来被大家称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在这个方向的指引下，革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真实生动的工农兵形象，反映出他们在民族解放、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业绩，并且创造了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工人农民终于在作品中和整个文学事业中，取得了在社会生活中一样的真正的主人公的地位。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工农兵方向在作家的思想面貌上和整个创作方面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即其实现的程度，充分说明了它确实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国语的文学”“平民文学”，到“文艺大众化”，到“文章下